

停留在青瓦上的目光

■文/李晓

瓦,我说的是土瓦。土瓦,据说从西周开始零星出现,至东周广为使用。

我看见最老的瓦,也有一百多年历史。是在一个古镇子上,风一吹,吊脚楼上的房顶,那青瓦上的鸟粪,簌簌而落,我也没躲闪,扑进到嘴里几粒。那次,间接尝到了瓦的一点味道,因为那鸟粪结在瓦上风雨里浸透和缠绵过。它有一点苦,有一点涩,这像我一直咀嚼过的那些人生况味。

在我故乡乡场野外,有一烧瓦的瓦窑。一个少年,曾经望着炉火熊熊,那些泥土做成的瓦,我似乎听见它们在火中的嘶鸣。泥土转世为瓦,这些瓦,被一些喝了高粱酒、红苕酒的汉子挑到山坡上、沟壑里、大树旁堆下,把瓦一片一片盖上房顶,成为新房。

就在那些瓦下,我的乡下亲人,还有老乡,他们卑微而倔犟的人生,在泥土里匍匐,翻滚,最后,归隐于泥土。所以,我似乎一直相信宿命的存在,在青瓦覆盖的小

小房屋下,他们的人生,也默默地被覆盖。

前年我回到故乡,整个村庄,在风里孱弱地呼号,像我写诗的一张纸那样薄了。整个村庄,就剩下了不到一百号人,他们执著地坚守着。梁老汉,就是守护村庄最老的一个,他八十七岁了。

我想在梁老汉家住一晚。梁老汉还腿脚麻利,用柴火烧饭,用土碗盛菜。梁老汉往土灶里添柴时,腾起一股烟子,从灶里急着飘荡出来,蹿上梁顶,从青瓦的缝里扑出去,与天空中的雾霭会合。晚上,下起了雨,我同梁老汉闲聊,听瓦上雨声,想起一些流光,如安魂曲。

第二天早晨,我一个人,坐在山坡上,望着梁老汉那青瓦房顶,那些层叠的瓦,如在苍凉之水里,老鱼卢伏的鳞。这老瓦房,经过了那么多年风霜雨雪的飘摇,还像梁老汉一样健在着。梁老汉带着得意的神情告诉我,有一年不远处遇到了泥石流,房子居然没被

抖垮。这就你一些卑微之人的命,贱,但顽强。青瓦上,有深深浅浅的青苔覆盖,瓦被浸透得草一样的颜色。我有一种冲动,坐在房顶上,喝一碗老酒,醉了,就把青瓦当床,睡去。

我想起,城里的诗人老马,有一年看到大水从逶迤群山而来,因为要修电站,老城的下半身,就要在波涛之下睡去。老马,一个人提了酒,坐到他祖上留下的瓦房顶上,一个人,边喝边哭,边喝边唱,手舞足蹈。我就在瓦屋下,守护着我的这个诗人朋友。这城里的一些人,他们把马诗人当作一头怪兽,我得把他视作一头熊猫,好好保护起来。

而今,在老马的书房,还有几片瓦,那是他从老屋顶上抢救回来的。有一天,我去看他,老马出

去跑步了,他要锻炼,减脂肪,减欲望。门没锁,他似乎知道我要来,那是一个大雾天气。我推开门,在他书房,我摩挲着那青瓦,都感觉到有老马的多少掌纹了。望着那青瓦,我一时恍惚,想起多年以前,它在炉火里的冶炼,滚烫的温度,而今,冷却在一个怀旧者的房间。我在老马那里看见一句诗,他说,火焰一旦凝固,就成了白色,比如水里,就有白色火焰。那么,泥土呢,它在翻滚的大火里,冷却下来之后,是不是就是这瓦的颜色,被氩氙时光洗染,流光浸泡,成了青,黑,褐色……

老马回来告诉我,他感觉自己活得就像这老瓦一样,人生从喧哗到沉寂,从沸腾到冷却,到最后,自己把自己收藏,安放。

(摘自《深圳晚报》)



跟踪邻家男孩的下午

■文/李娟

我十二岁时爱上了邻居家男孩,在小学的最后假期里,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跟踪他。

傍晚,他吃过饭就出门了。我跟着他走过闷热而拥挤的街巷,出了北门,一直走到环城路上,后来又经过城郊的绸缎厂、酒厂,经过一片又一片的稻田、油菜地、红苕地,又走上一条桑树夹生的田埂,走进一片阴暗的竹林,翻过一座长满马尾松的山坡。

山路永无止境,傍晚如此漫长,天空晴朗。我远远地跟着,他头也不回。有好几次我以为他已经知道我在后面,以为他故意要把我引去什么地方。我毫不犹豫地跟上去。

截至十二岁,那是我脚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。而那个黄昏,则是记忆中最漫长的一个黄昏。时间静止不动,树木静止不动,我无法停止。

我无法停止,但后来不得不开始考虑回去的事……我还能不能在天黑透之前回到家?还能不能找到回去的路?还需不需要回去了?

他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走,每到山路拐角处就会消失。我匆忙赶上去,又看到他在不远的另一个山路拐角处即将消失。我们经过山路边的一户人家,踩上他家青石板铺的晒坝,看到一窝小鸡藏在丝瓜藤下,没有人。我们又穿过一片浓密的青冈木树林,林间四处散落着坚硬的、拇指大小的青冈子。我匆忙拾起几颗揣进口袋,又接着往前走。

前面人家渐渐多了,远远地看到一处乡村集市模样的地方。在岔路口,他走上通向

集市的小路,我紧跟着,心里满是激情和勇气,从来不曾感觉到脚下的布鞋如此柔软可亲。我浑身汗水淋漓,短裤和背心紧贴在身上,四肢明亮。快速走动时带动的风丝丝触在皮肤上,又倏地钻进去,于是身体里到处都是纤细的风在游动。

走进集市,狭窄街巷两边的店铺参差不齐,沿坡势上升。店铺老板们都在沉默地装门板,一条一条陈旧光滑的木板慢慢被竖起,渐渐遮住门窗。等穿过这条街,回头看,所有的店铺都竖完了门板。这个集市安静了,青石板的台阶路空荡荡的。

但我们仍不能停止。我们继续爬山,翻过崖口,绕过一个山头。走着走着,他突然消失了!我独自往前走了一段路,转过几个弯,仍然看不到他。

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。下临深谷,松涛滚滚,稻浪起伏,天空流云西逝。我迷路了。

我开始转身往高处爬,开始想念外婆,开始考虑找人问路。天色明显暗了,持续了一天的高温瞬间降低,风鼓起我的背心。我站在坡顶,手揣在短裤口袋里,紧紧地摸着那几颗坚硬的青冈子,手心硌得发疼。脚下农田密布,田埂路千头万绪。

身后却异常安静。我猛地一回头——水!

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大面积的水域,那是县城的水库。我无数次听说,却第一次来到。胸膛里第一次打开了一扇广阔而充满激情的窗子。

(摘自《文苑·经典美文》)

密码人生

■文/李二狗

自从把一部分闲钱放到余额宝里,我就忍不住每天上去看一下收益。当初申请账户时,系统不断提醒我,密码的安全级别不够,一想到这里面装的是我的血汗钱,我终于还是从了,设置了又有数字又有字母、又有大写又有小写、长度达15位的密码。这下好了,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想起不起那个复杂的密码了。

刚开始用电脑时,我只有一个邮箱,系统也允许我使用非常简单的密码:我的生日。后来我创办了高中同学论坛,另一个同学盗了我的管理员密码“篡党夺权”,也终结了我一个密码通行的状态。

于是更复杂的密码进入了我的生活。电脑安全专家都是这样要求的,还要求定期更换密码。据说一个黑客破解1000个账户,只需要17分钟,因为大多数人的密码都难以想象地简单。老外喜欢用一句话做密码,比如IloveU。中国人喜欢用数字,5%的人的密码是123456,或一个重复的数字串,比如666666或888888。还有15%至20%的人,喜欢用生日或电话号码做密码。我姐就是如此,她家的门禁密码是我父母家的电话号码,Wi-Fi密码是我儿子的生日,网购密码是我的生日……我自创了一套方法,将家庭成员名字的拼音加上生

日,轮流组合,但很快我就晕了。人人网、豆瓣、MSN、QQ、微博、淘宝、当当、亚马逊……几乎是个网站,就要求注册。哪怕我只是想看其中一篇文章的一小段,也得告诉我,我多大了从事什么职业住在哪个城市家庭年收入在多少到多少之间。其实我宁可为这篇文章付钱,不过付款仍然需要注册。

更烦人的是,各个网站对密码的要求完全不同。有的只允许6位数,有的则要求至少8位;有的必须字母加数字,有的只能用数字;有的强烈建议使用符号,有的则不允许使用;有的分为登录密码、查询密码、支付密码……为了记住这些纷繁复杂的密码,我的一个朋友把它们都记在了一个小本上,从邮箱到股票、基金、银行卡……后来,这个小本找不到了。她不仅失去了密码,还要担心有人把她家财产全部卷走。有那么一段时间,她总是觉得银行卡余额比记忆中少了。

还有一个朋友,因为电脑的开机密码和Wi-Fi密码设置得太过复杂,于是就干脆写在了墙上。每次我看到就忍不住要嘲笑她:为了更好地保密,不得不公开。这似乎是人生的一种隐喻。如果你极力想要保密,秘密就会更快地公之于众。

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)

·美文
A8

编辑 马彦如
版式 郑海仑
校对 赵林